

怎样学习和研究经济学

苏星著

ZENYANG

XUEXI HE

YANJIU JINGJIXUE

中国青年出版社

怎样学习和研究经济学

苏 星 著

中国书店出版社

封面设计：韩琳

责任编辑：程绍沛

怎样学习和研究经济学

苏星著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发行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787×1092 1/32 3.5印张 59千字

1988年1月北京第1版 1988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6,000册 定价0.73元

目 次

序 言	1
上篇：学习方法	3
第一节 谈谈学习经济学	3
第二节 首先要学政治经济学	20
第三节 怎样读原著？	38
第四节 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者们为什么要学 《资本论》？	48
第五节 文学作品与经济学	47
下篇：研究方法	64
第六节 积之十年	64
第七节 研究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方法	70
第八节 对于研究经济发展规律的一些意见	83
第九节 科学研究必须充分占有资料	93
第十节 珍惜时间	98
附 录	105

序 言

这本小册子，一共收了十篇文章，最早的一篇写于1956年，最晚的一篇写于1985年。文章大部分是为青年朋友们写的，有的是为报刊写的文章，有的是对大学生、青年编辑、青年作家的讲话。

书是给青年人看的，不能不做一些修改。除了个别文章有意保留原貌外，其余都作了删削或补充。为了方便阅读，打乱原来文章发表的时间顺序，重新作了编排，分上下两篇：上篇为学习方法，下篇为研究方法。

我年轻时教书，后作编辑。因一直没离开经济学，多年来，还坚持做研究工作，此中甘苦，略知一、二。讲话、写文章，难免有说教之累，但按我的本意，还是想把自己的切身体会诚实的告诉青年朋友们。

做理论工作是艰辛的，而且没有平坦大路可走。现实生活中的惊涛骇浪，不能不反映到意识中来，每个人又都有自己水平的局限，在探索前进时，难免不发生失误，走弯路。我研

究的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写过不少文章，有的写得对，也有的写得不对。1980年，选了“文化大革命”以前发表的十几篇文章编为文集出版，有一位同志看后对我说，过了这么长的时间，看来你的论点基本上还站得住。我告诉他，这是因为论点站不住的文章没有选入。此话绝非故意谦虚。

这次选编，依然采取过去的办法，选我认为对青年朋友们有一点用处的文章。篇幅不大，两、三天就看完了。为了便于读者查对，书后附有一个按文章发表时间顺序编的目录。

1986年4月

——上 篇——

学习方法

第一节 谈谈学习经济学

一、大家都应当懂一点经济学

同志们提出学一点经济学，我非常赞成。其实，各行各业的干部，都应当学一点经济学。为什么？道理很简单，因为经济建设是现阶段党的工作的重点。我们正在搞四个现代化。邓小平同志说：“四个现代化，集中起来讲就是经济建设。国防建设，没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不行。科学技术主要是为经济建设服务的。”（《邓小平文选》第204页）

经济建设，这是全局，所有的局部工作都要围绕这个中心进行，离开这个全局，局部工作是做不好的。为了使各行各业工作都自觉地而不是盲目地服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大家就得懂一点经济学。

围绕党的工作重点，学习理论和政策，这是我们的干部教育的一个好传统。

在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的年代，差不多所有的干部都学习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的理论 and 政策，凡是有阅读能力的人都读过毛泽东同志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论联合政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等著作。千千万万从敌战区进入解放区的青年，学了这些理论和政策，有了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并同工农结合起来，便逐步成长为自觉的革命战士。

民主革命胜利以后，我国开始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当时，主要工作是对生产资料私有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着手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这两件事是结合进行的，毛泽东同志曾经形象地把它比喻为鸟的“主体”（工业化）和“两翼”（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适应这种形势，对干部学习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同志就说：“我们熟悉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悉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这就是困难。”“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拜他们做老师，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不要摆官僚架子。钻进去，几个月，一年两年，三年五年，总可以学会的。”（《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85页）这说明，毛泽东同志当时是很有远见的。根据这样一个指导思想，从五十年代初开始，我们一方面选送一大批干部和老工人进正规大学学习专业，一方面抓在职工部学习，在广大干部中很快掀起了一个学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热潮。

当时，广大干部主要读两本书，《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和列宁昂节夫的《政治经济学》，后来加上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学联共党史，是为了吸取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经验；学政治经济学则是为了使干部懂得一点经济理论自觉地进行经济建设。现在看，由于当时我们缺乏经验，还辨别不清那些是普遍的东西，那些是苏联特殊的东西；那些是客观规律，那些是根据具体情况制定的政策和措施，这些学习也带来了某些消极后果，但积极作用还是主要的，至今许多干部回忆起那一段学习来，还觉得收获很大。

在1958年以后，就没有这样的学习了。1956年9月，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主要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1958年，毛泽东同志又提出要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到技术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上来。按理，广大干部应当围绕这个中心更好地学习经济建设的理论了，但是，由于“左”倾思想泛滥，1958年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在理论上也产生了迷误。在这段期间，不但不能继续系统地学习经济学，连过去学过的许多基本原理也被否定了。由于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进行得比较顺利，就片面强调“一大二公”，搞“一平二调”。平，就是平均主义，吃“大锅饭”，违背按劳分配规律；调，就是无偿调拨，违背价值规律。在这方面，张春桥写的《破除资产阶级法权》一文和陈伯达主张取消商品生产，起了很坏的作用。毛泽东同志比较早

地发现了这个问题，在郑州会议上就批评了取消商品生产的观点。他说，在社会主义时期废除商品是违背经济规律的，我们不能避开一切必须使用的、还有积极意义的诸如商品、价值规律等经济范畴来为社会主义服务。中国是商品生产很不发达的一个国家，商品生产不是消亡的问题，而是要大大发展。必须区别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两种不同性质的商品，不当害怕商品生产。他尖锐地指出，对农民产品实行调拨，就是剥夺农民。同年十一月召开的党的八届六中全会的决议明确指出：“继续发展商品生产和继续保持按劳分配的原则，对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是两个重大的原则问题，必须在全党统一认识。”与此同时，在政策上也开始纠正“左”的错误。但是，不久，又进行“反右倾”、接着是“反修防修”、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所有这些，都是反右的，维护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结果，越反越“左”，一直反到“文化大革命”，算是登峰造极了。在“文化大革命”中，虽然看起来没有人主张取消按劳分配和商品生产，但是，毛泽东同志提出，商品和货币“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加上“四人帮”乘机捣乱，实际上又重复了1958年的错误。批判物质刺激，鼓吹平均主义，怎么能按劳分配？批判利润挂帅，否认价值规律对生产的调节作用，怎么能发展商品生产呢？

“左”的思想理论，泛滥的时间很长，对干部（包括我们这些做理论工作的人）影响很深，这也是“左”倾的城乡经济政策长期得不到纠正的一个重要原因。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经过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讨论，在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引下，思想理论战线进行了拨乱反正，在思想上是一个大解放。

现在，党的工作重点是经济建设，思想理论上又经过拨乱反正，无论从需要和客观条件来看，对我们学习经济学都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

经济学，经济工作者和经济理论工作者当然要学。一则，我们的一些经济工作者和经济理论工作者，由于“文化大革命”，并没有好好学过经济学。我接触过一些做经济领导工作的同志，对什么是商品、什么是价值规律也弄不清楚；二则，我们过去的学习，偏重于理论经济学，对应用经济学懂得不多；理论经济学又主要学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非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了解有限。这都是不足，应当补课。但是，经济学不光经济工作者和经济理论工作者必须学习，从事其他工作的各行各业的干部也应当学，尤其在理论战线和文艺战线上工作的同志更应当学。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研究政治学，不懂一点经济学行吗？不行。尤其是研究民法和经济法的同志，不懂经济学，就寸步难行。“哲学的命运，看哲学满足社会阶级的需要之程度而定”（毛泽东），哲学如果不去概括经济建设的经验，不去适应建设的需要，也会陷于“贫困”。科学技术，有的本身就是生产力，有的要转化为生产力，是直接为经济建设服务的。科技人员不懂得经济，就会单纯从技术出发，不计经济效果，也搞不好经济建设。至于文艺，就更离不开经济了。我很喜欢读巴尔扎克的作品，巴尔扎克就是一位经济知识非常丰

富的作家。我们的文艺要反映社会主义建设，要反映经济体制改革，不懂一点经济学，怎么可能反映得好呢？我们不能要求文学家都成为经济学家，但是，文学家应当有一定的经济知识，至少应当有经济常识。否则，也会闹出笑话来。

二、经济学范围很宽，着重学什么？

经济学究竟有多少学科，我也说不清楚。经济科学出版社将出版的《经济科学学科辞典》，就收有五百多个辞条。其中包括国内外综合大学、各类财经院校设置的专业课程，同时也包括一些与经济科学联系密切的边缘学科和正在兴起的“潜在”学科。当然，这些学科不一定都能成立，但从经济学的发展趋势来看，学科总是会越来越多的。属于理论经济学的，有政治经济学、经济思想史。经济史是理论经济学的基础。属于应用经济学或专业经济学的，研究部门经济的有工业经济学、农业经济学、商业经济学、劳动经济学等；研究综合经济的有计划经济学、生产力经济学、财政学、银行学等；作为研究手段的有统计学、会计学等；还有许多边缘学科，如教育经济学、国防经济学……等等。

不专门研究经济学的，不可能学很多学科，即使是研究经济学的，也不可能学很多，总要有所专攻。那么，我们应当着重学点什么呢？我建议你们，着重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学理论。经济学学科很多，作为各门学科的理论基础的，是政治经济学。学理论，主要是学习政治经济学。政治

经济学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最早形成体系的是资产阶级的古典经济学。古典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来源之一，马克思对它有很高的评价，同时，也指出了它的局限性。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版跋里写道：“英国古典经济学是属于阶级斗争不发展时期的。它的最后的伟大的代表李嘉图，终于有意识地把阶级利益的对立、工资和利润的对立、利润和地租的对立当作他的研究的出发点，因为他天真地把这种对立看作社会的自然规律。这样，资产阶级的经济科学也就达到了它的不可逾越的界限。还在李嘉图活着的时候，就有一个和他对立的人西斯蒙第批判资产阶级的经济科学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6页）继古典经济学而起的是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早期的代表人物，是法国的让·巴蒂斯特·萨伊和英国的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对于庸俗经济学产生的历史背景和本质，马克思在这篇跋里也作了深刻地描述。马克思说：“法国和英国资产阶级夺得了政权。从那时起，阶级斗争在实践方面和理论方面采取了日益鲜明的和带有威胁性的形式。它敲响了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丧钟。”（同上书，第17页）此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就分为两大流派：古典学派和庸俗学派。小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以西斯蒙第为代表），实际上也属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领域。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以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又出现了许多新的学派，其中影响比较大的，是凯恩斯主义。这些学派，对垄断阶段资本主义经济问题的研究，虽然作出过有价值的贡献，但是，就其思想体系看，基本上属于庸俗经济学。十九世纪

初，列宁在谈论哲学的党派性时说过：“这些教授们虽然在化学、历史、物理等领域内能够写出极有价值的作品，可是一旦谈到哲学问题的时候，他们中间任何一个人所说的任何一句话都不可相信。为什么？其原因正如政治经济学教授虽然在实际材料的专门研究方面能够写出极有价值的作品，可是一旦说到政治经济学的一般理论时，他们中间的任何一个人所说的任何一句话都不可相信一样。因为在现代社会中，政治经济学正象认识论一样，是一门有党性的科学。”（《列宁全集》，第14卷，第362页）就认识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来说，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都是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反对共产主义制度的。仅就这一点看，列宁的论断，今天依然没有过时。

和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相对立，在十九世纪中叶，出现了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即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马克思批判地继承资产阶级经济学所创造的优秀成果，运用唯物史观，创立了剩余价值学说，从而把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讲话中曾经高度评价这一伟大发现，他说：“由于剩余价值的发现，这里就豁然开朗了，而先前无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或者社会主义批评家所做的一切研究都只是在黑暗中摸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75页）马克思不仅研究了资本主义制度，还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制度的基本趋势提出了许多科学预见，并且和恩格斯一起，研究了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制度。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是广义政治经济学，它包括：前资本主义部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部分，社会主义部分。

政治经济学这样宽,学习也要有重点。首先,要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资产阶级经济学,特别是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书也应当读,不读是不对的,不仅读,而且要真正读懂。有一些专门研究资产阶级经济学说的同志告诉我:越是真正懂得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人,越能正确对待它,而不盲目崇拜;越是一知半解,生吞活剥的人,越容易被人家牵着鼻子走。这有一定的道理。当然,要真正懂,还需要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作为武器。迄今为止,还没有人象马克思一样对资产阶级经济学作过那么系统地研究和批判。不批判也就不能正确的借鉴。其次,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要系统学习,但重点应当放在学习社会主义部分。因为我们正在从事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需要这方面的理论武装。有些大学反映:同学们学资本主义部分津津有味,学社会主义部分兴趣不高,这是不正常的。这里,当然有客观原因,比如社会主义部分现在还没有建立起象《资本论》那样的科学体系,学科本身还不成熟,也没有很理想的教材,教学又往往脱离实际……等等。但是,社会主义实践是丰富的,在开展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中,有大量的经济问题需要我们去探索。关键是要理论密切联系实际,只要面向实际,学习就有兴趣了。

第二,学历史。这主要指学经济史。经济史的范围也很广。有世界经济史,有中国经济史;世界经济史有通史、断代史、国别史、产业史等;中国经济史也有通史、断代史、产业史……等等。因此,学习也要有重点。从当前的需要来看,主要应当学习中国近代经济史特别是应当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经

济史。

我们学习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是要探索和掌握社会主义的经济规律。“规律是现象中巩固的（保存着的）东西”，（《列宁全集》第38卷，第158页）它是重复出现的。人们要认识客观规律，只有通过实践，不是一次实践，而是多次的实践，经过失败和成功，才能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这个过程就是总结历史经验的过程。斯大林曾经认为，规律只有在被破坏时（实际上是人们的行动违背了客观规律），人们遭了殃，才感觉到。其实，也不完全这样。当人们的行动符合客观规律，事情成功了，同样可以感觉到的。我们常讲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反面经验可以使我们从失败中认识经济规律，正面经验则可以使我们从成功中认识经济规律。

三十五年来，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走过许多弯路。当然，弯路本来可以少走一些，不过，从事社会主义这样前无古人的事业，不走弯路看来是不可能的。伟大的列宁在俄国十月革命以后走过弯路，后来，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走的弯路也不少。问题是要善于总结经验，善于从错误中学习。苏联过去出的许多历史书有一个毛病，就是不讲错误的教训，似乎凡是他们做了的都是合乎规律的。这对于后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学习苏联经验带来一些消极的后果。

我们需要认真研究三十多年的历史，弄清楚那些是成功的经验，为什么会成功？那些是失败的教训，为什么会失败？从正反两方面作出实事求是的分析和总结。这对于教育我们的干部，尤其是青年干部，非常重要。现在二十几岁的人，不

仅没有经历过社会主义改造，连“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也不会有多少亲身感受，他们只有通过学习历史吸取教训。我们这些人是亲自经历过“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当时脑子也是热的，我就论证过人民公社为什么是政治和经济的必然产物。现在看，当然不对了。但是，对当时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大一个运动？后来为什么坚持这么多年？农民为什么终于抛弃了这种“一大二公”的形式？都需要在详细占有资料的基础上，进行认真研究，作出符合实际的结论，这对于我们自己今后不再重复过去的错误，对其他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不蹈我们的覆辙，都是有重要意义的。

第三，学知识。当然是指经济学的知识，这方面倒需要广泛一些。我们现在的一些教科书有一个缺点，提供的经济知识比较少，因此读起来不是很有味道。特别是帝国主义部分，今天和列宁写《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的时候相比，已经出现了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在教科书里反映得就很不够。例如，跨国公司到底怎么回事？货币的贬值和升值反映什么问题？资本主义国家对农产品采取什么政策？资本主义国家近些年为什么重视币值稳定？石油价格为什么忽涨忽落？都需要给予马克思主义的说明。学经济知识，光看教科书是不够的，应当读各种书，从中留心积累。我读过安东尼·桑普森的《七姊妹——大石油公司及其创造的世界》，这七姊妹是七个大石油公司，即美国的埃克森、海湾、德士古、飞马和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索卡尔），欧洲的壳牌和英国石油公司，它们的收入比它们经营所在的大部分国家的收入还大，依仗